

223917

定
盦
全
集

中華書局印行



定庵全集

510333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通行本

校刊

杭縣	杭縣	桐鄉
丁輔之	吳高時	陸費逵
監造	霖顯輯校	總勘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刻定龔文集緣起

定龔文集上中下三卷又續集四卷者仁和龔禮部之所作也係禮部手寫定本亂後是書流閩中其友曹竹書從他人轉輾假錄得之初甚秘後踵門索觀者衆日不暇給屬余出資付剞劂氏校讎之役皆竹書獨任余意在成人之美但有解囊相助功過所不計也惟是書經數手傳鈔又潦草寫定舛謬知必不免且無善本可校其亦可以已矣然則竹書曷爲必鋟諸板乎曰是將以杜塞夫人之求之者竹書爲設一例曰不敢妄爲增損有明知其不謬而無目人所強爭者固仍之即明知其必謬而有目人所共議者亦姑仍之蓋本穀梁子傳疑傳信之義耳刪去少作四篇亦禮部志也又與江子屏箋書杭大宗逸事二篇係後續得者此外無一字焉禮部之文千秋自有定論余又何庸贅一辭哉唐吳煦謹識

定章文集題辭

士君子負戴嶠嶺落之才睥睨一世或數十年而一見或數百年而數數見抑或數百年而僅乃一見要皆因乎氣數之升沈時執之遷變迭爲乘除者也若夫彼蒼鄭重愛惜之人其尤特異者將必故吝其生不使遽降於世遲之又久以俟 大聖人出熏沐 履化翊扶 景運壽其經術文章與各儒碩彥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彼亦嘗欣欣然自喜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奮乎百世之上俯乎百世之下幾不知宇宙之如此其寥廓也則將曰天不生我於前之世又不生我於後之世何以至今日倏然而有我豈無意哉我既有此不先不後之身與萬物相見則天之待我也良厚矣我其可自暴棄也歟遂乃沈酣六籍饜飲百家大聲發於天地間而汪洋恣肆浩乎其無涯渺乎其無際而莫知其所終極故處則閉戶著書索解人而不得藏之名山大川傳諸其人其言若金玉日與樵夫牧豎歡歌於山巖水涯之側秘之弗爲外人道出則陳謨納諫實箴獻頌登於明堂其言見諸措施如泰山出雲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以慰其霖雨蒼生之願山林廊廟兼而有之其人其文卓然大家宜其上下五百年而獨有千古嗚呼天之生才不亦難乎蓋慎之又慎矣姑降格以求在天則雲霞雪電之變幻不測雨露風霜之間代靡窮在地則層巒疊嶂之青縹時隱時見長江大河之波瀾忽起忽滅於飛鳥則翰離蜚雉之文采於走獸則黃熊赤豹之彪炳於蟲魚則錦鱗文鱗紫貝綠甲之鮮新鸞蘭蕙蜜蛭丸龜絲之工巧甚則蘊藻薜蘿聽耳而明目茯苓葉黃延年而耐老木則桃李杏果吐華而垂實杞梓松柏應用而呈材此固世間恆有之物未足爲奇也求其如甘雪景星醴泉皂艸雲五色而成雷河三日而變清鳳凰之舒九苞應六律鯢魚之吸雲霧萍滄溟羊一角孤九尾麟趾麇駝驢騾微纖麥兩歧禾同采靈芝奇木漢瓊栒符莢應月以成朔望蓬蒿生風以易炎涼旗飾蛟螭犀照難駭朱英瓊帶紫脫聾聾赤雀咄咄書元龜負綠字熊熊炎炎爛爛斑斑天文地人文人文順實設夫衆難象事太平以瑞應臻百福難以 仁聖之世不屢見然亦未始不一見也今天旋然不世出之人殊尤而絕類當 國家隆盛之時適生其際

亦若是而已矣乃求之漢魏求之南北朝求之唐宋元明而卒無有難有亦僅見盡數百年來於師友之間得兩人焉一曰仁和龔君定盒一曰邵陽魏君默深定盒天下之奇才也尤卓犖有英氣武林山水靈秀甲寰宇發源於歙之黃山而錢唐江所自出連延數百里結而爲郡西之天目山一支磅礴走東南挾浮溪之水與紫溪合流過桐廬縣而入於江龍飛鳳舞盤屋鉤盤夷迺遽運乍合乍分若斷若續西受新城之葛溪東合浦陽江水而迅焉以達於會城成東南一大都聚生是邦者多英姿挺拔之士定盒翹然獨秀抗先哲而冠羣賢非徒以地氣也盡亦有天象焉吳越於分野值斗牽牛女當星紀之次定盒於乾隆五十有七年七月戊戌朔越五日壬寅生於郡之東城與鄭康成生漢永建之二年七月戊寅其日同也星紀承河漢下流衆水之所歸當此之月宵中垂象仰在天之文章感 作人於壽考其鍾毓也奇則其稟受也竺君平生著述等身出入於九經七緯諸子百家足以繼往開來自成一家言天人性命之奧則取法於易帝王政事之大則取法於書美惡勸懲之義是非褒貶之條則取法於詩與春秋驗家國之興亡知人物之臧否則必徵諸三傳考典章之明備審制度之精詳則必徵諸三禮以及遺聞軼事故書雅訓則又雜采於周秦傳記之書其雄辭偉論縱橫而馳驟也則似孟似莊其奧義深文信屈而整牙也則似墨似騫其義理精微辭采豐偉或守正道之純粹或尚權謀之詭譎則又似荀似列似管似晏他如韓非慎到吳起孫臏尹文尸佼屈原呂不韋燕太子丹趙公孫龍尉繚關尹鷁冠鬼谷之倫雖各分門而別戶亦皆殊途而同歸卓哉斯人其諸通天地人而爲儒者數畧者道光甲申之歲余入市閱書邂逅於僻巷不及通姓名睨目視良久若有心契者執手談文字甚歡始與訂交盡棄余向所學者而好讀定盒文不少衰朝取一編焉通其意莫取一編焉玩其辭明年復因定盒而交默深三人者遂相視爲莫逆余嘉定盒之爲人與其所爲文者久欲一見不可得乃求之癡寐而終莫慰余懷之渺渺何圖卒然遇之而令人賦萋草之詩不置也始余獲見其文如上擬山巖空青珊瑚墜之施諸采色可備繡黻文章之用如鬱人貢百草之華十葉爲質百斤貫築以竟之爲鬱

啓之酒芬芳條達甘旨醕醑如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古豔古香摩挲不去
手如壤孔子宅壁中聞有琴瑟鐘磬之聲移宮刻羽有招我由房之樂如投九
重之淵探驪龍之領下而獲其巨珠縱千金而不易匪一簞之可遺豈徒以妙
色和聲美味好臭怡神而蕩魄哉今距定盦之卒且二十餘年余重讀其文猶
旦暮耳定盦往矣定盦之文如水火之在天壤間未嘗一日無者也後之人苟
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如嘗海一滴而知其味之鹹取火一星而知其性之烈
若余之朝吟夕詠而不忘夫定盦者其亦海之一滴水之一星也夫同治七年
閏四月吉日仁和曹紹謹識

定盦文集目錄

卷上

寫神思銘

燕昭王求仙臺賦

平均篇

乙丙之際著議第一

乙丙之際著議第六

乙丙之際著議第七

乙丙之際著議第九

乙丙之際著議第十八

乙丙之際著議第十九

釋風

黃山銘

哀忍之華

別辛丈人文

皇朝碩輔頌序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

崑山徐尚書代言集序

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

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送歙吳君序

送夏進士序

農宗

海門先舊陳君祠堂碑文

與人箋一

與人箋二

與人箋三

與人箋四

卷中

家塾策問

陳碩甫所著書序

答人求墓銘書

西域置行省議

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

蒙古象教志序

蒙古水地志序

蒙古臺下志序

蒙古聲類表序

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

與人箋

卷下

五經大義終始論

宋先生述

擬上今方言表

知歸子讀

定盦七銘

與江居士箋

戒將歸文

發大心文

定盦文集

仁和龔自珍璣人錄

卷上

寫神思銘

夫心靈之香較溫於蘭蕙神明之媚絕燁乎裾裾殊神竊吟魂舒魄慘殆有難故實絕言語者焉鄙人稟賦實冲孕慈無竭投閒蓬乏沉沉不樂抽象而吟莫宣其緒歌枕內聽莫訟其情謂懷古也曾不朕手詩書謂感物也豈能役乎聲悅將謂樂也胡迭至而不和將謂哀也抑寡觀而無疾使乃漫漫漠漠幽幽奇奇覽鏡忽唏顏色變矣是知仁義坐忘遠漸淵子之聖美意延年近謝邨生之哲不可告也矧可療也爲銘以爲之銘曰髮而不含髮予其涼咽而復存媚予其長戒神毋夢神乃自動黯黯長空樓凝萬重樓中有鏡有人亭亭未通一言化爲春星其境不測其神習焉峨峨雲王清清水仙我銘代絃希聲不傳千春萬年

燕昭王求僊臺賦

燕昭王登摩西郊之臺郭隗侍前劇辛侍後望氣之徒咸在左右淫雨久極駘駘汨汨泥泥沒沒萬民覺額燥風枯人大川生塵晦晦蠢蠢渴我萬民重以三門六衛上葦茵車下不通清渠百腥塞填七竅不得以髮舒萬民飢茶於是王乃凭筐而望之有氣自東南隅來者冉冉若青雲之始翔萬萬令若初日之未央始凝睇於山隅繼繼結乎城岡僊星辰招雲雲即之溫溫吸之英英外澤淳氣中含幽光胡觸手而盤擎忽值吐其耀芒手攬之而縹緲乃騰去其無方王使下臺求之三返而無見也於時燕國之徒僭稱大夫西秦南楚轉輓趨之上卿客儒感斯氣也益然而和憤然而靈駭者過之而明哲者過之而精駘不嘆者遇之而飽夕醉者觸之而醒燕王神思屏然穆若有聞以屬大夫上大夫樂毅起對曰斯殆仙者氣歟臣聞有道之國至德之君則是氣從而降之蓋山川所以福祥吾君與謀休光玉體之令聞者於是乎聞之昭王色喜羣臣上壽起賀上大夫穀乃重曰斯氣也浩蕩兮無極濤兮無識胎乎無始之鄉釀乎自然之域巫易招之不能降鴻相積之不能應接晤之而如真求燭燭而無質

善能入城市而變化兮又委隨乎邑國譬兮若海鳥之轉秋雲宛兮若女手之弄白雪抱之兮若冬雷之不可親思之兮若春女之不忍別徒欲求之羣代焉而影迷亂燕蘭而香失願王嬋媛其心令聞孔嘉短絳道德藥餌雲霞二帝之制作兮思三皇之所華僊王之神妃王之聰明以引王之真斯氣必且復見乃擊磬而歌曰王國之福四方是則王國之和四方攸默使王夜掩燕女不若斯氣之翔媚於字使王畫夢召公不如斯氣之鬱淵於宮王曰善遂率羣臣致齋更其宮曰齋靈之宮名其臺曰求僊之臺

平均篇

雙子曰有天下者莫高於平之之尚也其還初乎降是安天下而已又降是與天下安而已又降是食天下而已最上之世君民聚醴然三代之極其積水君取孟焉臣取勾焉民取厄焉降是則勾者下侵矣厄者上侵矣又降則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故或涸而踏石而浮則不平甚涸而踏則又不平甚有天下者曰吾欲爲還初則取其浮者而挹之乎不足者而注之乎則雖然嘆之矣大略計之浮不足之數相去齋遠則亡齋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直以是參矣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運之本也人心亡則世俗壞世俗壞則王運中易王者欲自爲計盡爲人心世俗計矣有如貧相軋富相耀貧者怙富者安貧者日瘠富者日瘡瘡或以羨慕或以憤怨或以驕汰或以齷客澆漓詭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爲兵燹爲疫癘生民嗷嗷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爲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下嗚呼此貴乎操其本原與隨其時而劑調之上有五氣下有五行民有五醜物有五才消焉恩焉澤焉決焉王心而已矣是故古者天子之禮歲終太師執律而告聲月終太史候望而告氣東無階水西無階財南無階粟北無階土南無階民北無階風王心則平聽平樂百僚受福其詩有之曰秉心塞淵騁牝牡三千王心誠深平畜產且騰躍衆多而沉於人乎又有之曰皇之池其馬數沙皇人威儀其次章曰皇之澤其馬數玉皇人受敷官物產蕃庶故人得肆威儀茹內衆善有善

名也太史告曰東有階水西有階財南有階粟北有階土南有階民北有階風王心則不平聽樂樂歌車握備衛百僚受戒相天下之積重輕者而變易之其詩有之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又曰度其夕陽言營度也故積財粟之氣滯滯多霧民聲苦若傷惠積民之氣淫淫多雨民聲苦若傷積土之氣耗耗多日民聲濁濁傷智積水積風皆以其國廢昏官所掌也且夫繼喪亡者福祿之主繼福祿者危迫之主語百姓曰爾思兵變乎則將起其高曾於九京而問之思荒饑乎則有農夫在上之繼福祿之威者難矣哉韓子曰可以慮矣可以慮可以更不可以驟且夫唐虞之君分一官事一事如是其詳也民固未知賢運未能相有無然君已思矣曰後世有道吾民於富者道吾民於貧者莫如我自富貧之猶可以收也其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堯固甚慮民之識知莫如使民不識知則順我也水土平矣男女生矣三千年以還何底之有彼富貴至不急之物賤貧者猶且筋力以成之歲月以靡之舍是則賤貧且無所託命然而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邸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翫好妖之肆若男子啣珠求爵祿之肆若盜聖賢市仁誼之肆若女子鬻容之肆肆有魁賈有鼻商有賢傑其心皆欲併十家五家之財而有之其智力雖不逮其號既然矣然而有天下者更之則非號令也有四挹四注挹之天挹之地注之民挹之民注之天注之地挹之天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其詩曰挹彼注茲可以餽饋豈第君子民之父母有三畏畏旬畏月畏歲有四不畏大言不畏細言不畏浮言不畏挾言不畏而乃試之以至難之法齊之以至信之刑統之以至澹之心韓子曰有天下者不十年幾於平矣

乙丙之際著議第一

歲辛酉近畿大水越七年戊辰又水甲乙間東南河工屢災客曰近年財空虛大吏告民窮而

至尊憂裕置金者水之母母氣衰故子氣旺也一客曰似也子亦知物極將返乎天生物命官理之有所遺有所鬱鬱之也久發之也必暴且更不能理五行使之和必將反其正性以大自洩乃不利今百姓日不足以累

聖天子怒然之憂非金乎幣之金與刃之金同不十年其懼或煩兵事類聖天子維持元氣建本甚厚亦弗察也越六年癸酉兗豫役並起四越月平糶予曰其續者其繼之者咎也其鬱者其輪之者咎也是以古之大人謹持其原而善導之氣

乙丙之際著議第六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之王者開之也有天下更正朔與天下相見謂之王佐王者謂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即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爲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民民之識立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誡語者謂之師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爲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謂之後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家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師儒所謂學有載之文者亦謂之書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矣乃若師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誡語焉則兼綜之能也博聞之資也上不必陳於其王中不必采於其家宰其太史大夫下不必信於其民陳於王采於宰信於民則必以誦本朝之法讀本朝之書爲率師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書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書焉各守所聞各欲措之當世之君民則政教之末失也雖然亦皆出於其本朝之先王是故司徒之官之後爲儒史官之後爲道家老子氏清廟之官之後爲墨翟氏行人之官之後爲縱橫鬼谷子氏禮官之後爲名家鄧析子氏公孫龍氏理官之後爲法家申氏韓氏世之盛也登於其朝而習其揖讓聞其鐘鼓行於其野經於其庠序而肆其豆蓬梁其文字處則爲佔畢絃誦而出則爲條教號令在野則熟其祖宗之遺事在朝則効忠於其子孫夫是以齊民不敢與師儒齒而國家甚賴有士及其衰也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遺法而在庠序者猶得據所肄習以爲言抱殘守闕纂一家之言猶足以保一邦誓一國孔子曰都鄙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至於夏禮商禮取識遺忘而已以孔子之爲儒而不高語前

昔王恐歲本朝以干戾也至於周及前漢皆取前代之德功藝術立一官以世之或爲立師自易書大訓雜家言下及造車爲陶醫卜星祝倉庾之屬使各食其姓之業業修其舊此雖感天子之用心然一代之大訓不在此也後之爲師儒不然而重於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重於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生不荷糧勸長不習吏事故書雅記十經三四昭代功德雖目未睹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由是士則別有士之淵藪者儒則別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統文質之異尚其惑也則且援古以刺今蒼然有聲氣矣是故道德不一風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賢士無報國之日殆夫殆夫終必有受其惠者而非士之謂夫

乙丙之際著議第七

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與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與商不假八百年矣乎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萬億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則以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勝以俟踵與者之改圖爾一祖之法無不敵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助改革執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與豈非革前代之敗耶前代所以興又非革前代之敗耶何獨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樂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邪奮之奮之將敗則豫師來姓又將敗則豫師來姓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爲黃帝以來六七姓括言之也爲一姓勤豫也

乙丙之際著議第九

吾聞深於春秋者其論史也曰書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觀其才才之差治世爲一等亂世爲一等衰世別爲一等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鏖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墮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閭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龍無才民應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祖數澤無才盜則非但赴君子也抑小人甚赴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慘之慘之非刀

非鋸非水火文亦慘之名亦慘之聲音笑貌亦慘之慘之權不告於君不告於大夫不宜於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領徒慘其心慘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爲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慘之乃以漸或三歲而慘之十年而慘之百年而慘之才者自度將見慘則晝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諱諱者則晝夜號以求亂夫憚且憚且憚然則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聞矣焉之倫慈有辭矣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憂不才而庸如其憂才而憚愛不才而衆憐如其憂才而衆畏履霜之屬寒於堅冰未雨之鳥威於漂搖瘳瘳之疾殆於癰疽將萎之華慘於槁木三代神聖不忍薄誦士勇夫而厚養慈藏探世變也聖之至也

乙丙之際著議第十八

君不敢於臣父不敢於子死於市者朋友哭之達官畏鬼士以水火盜賊風雨歌笑涕淚女色飾文章有聞如雷曰不祥之大者以鳥獸治大官大官以鳥獸治有司鬼以水火風雨盜賊賊士鳥獸以水火風雨盜賊予人國或以爲祥祥告於堂不祥諱於林鬼發其藏祥而不祥衰世諱之不祥之祥聖者以饗帝

乙丙之際著議第十九

博矣夫

大聖人之知物也自珍壬申春出都近畿小旱車夫以簞柄擊道旁土塊塊然落形如簞訝之明年入都又旱與山東一老父談言吾土物不受水受亦即竭安得南邊難泥邪又三年發舊邸抄讀之乾隆初有官東南之士肌理憤故宜水西北之士肌理直故不宜水

硃批曰所奏情形是於是積數年之疑豁然矣田夫野老驕卒之所習執今學士大夫謝之以爲不屑知自珍獲知之而以爲初聞豈知先進言焉而畢瞭聖天子慮九重之上聞焉而畢識敏焉而畢宜則豈非

審知天縱而又宏加之以聖學者耶元虞集明徐樞東汪應蛟董應舉左光斗朱長孺之倫皆言西北水利其言甚美意者西北地大土理類東南者必有多

處數公其皆親履而辨之歟智者定議能當鉅疑斯亦甚可疑之一也箸諸簡以問之

釋風

古人之世儻而爲今之世今人之世儻而爲後之世旋轉簸盪而不已萬狀而無狀萬形而無形風之本義也有然引申焉段借焉起於蘋末之風爲怒於土囊之口之風爲昌圖不周明庶之風非本義矣客曰從虫之義可得聞乎曰不從虫則余無以知之矣且吾與子何物固曰保蟲文積虫曰蟲天地至頑也得保蟲而靈天地至凝也得保蟲而散然而天地至老壽也得保蟲而死天地猶旋轉簸盪於虫矧虫之自爲旋轉而簸盪者哉微夫可怖夫客曰謂天地之有死疑者半焉謂天地古今之續爲虫之爲平心察之弗奪矣許慎曰風生百虫故從虫莊周曰螻蛄蚋蟻蛇蟻風憐目二者孰長告之曰許之言則倒置者也莊之言則橫行者也道家者流又言無形之虫萬億晝夜盡人膚膚覺者億之一耳是故有老死病是說也予亦信之要皆臣僕吾說

黃山銘

有序

予幼有志欲徧覽

皇朝輿地銘頌其名山大川甲乙間滯淫古歙州乃銘黃山
我浮江南乃禮黃嶽秀吞閩風高建杓角沈沈仙靈浩浩巖壑走其一支南東
磅礴蒼松聳飛丹砂飯孰海起山中雲乃海族雲聲海聲軒后之樂千詩難窮
百記徒作惜哉夏后樸車未經惜哉姬王八駿未登中原隔絕版圖晦冥珪升
壁壘報岱慚衡

哀忍之華

有植焉在天地間不能以名強名之曰忍是能華而香不外出靈氣沈沈以返
乎其根爲之哀曰

雲猗猗天女所憐猗而投之人間猗飄搖猗悲風颺猗慘怛猗陰氣戕猗凄
心魂猗鬱猗塊猗又孔之颺猗何以寵之棘十重猗春不得抽蕤夏碩妍猗
以盤猗毒羅猗猗蛇虺所蟠猗心苦猗不可以傳猗材孔清猗性孔靈猗悅不

可以名猗哀此忍樹猗母久闕汝香猗行歸而鄉猗靈霞之樂長猗
別辛丈人文

新安郡齋古桂唐時植也尊之曰辛丈人相依者四年茲將別去爲文使聽之
其詞曰

我來新安神思窮冥晝夕何見丈人青膏我歌其文丈人常聽我思孔煩言爲
心聲傷時感事懷都戀京歌不可止舞亦不亭別有妙詞一家不名雲煙消眇
金玉瓏璚文奇華古文逸華聲文幽華遠文悠華繁有繁來親翔顧自鳴匪其
和余丈人之靈山雨春沸城雲暮局儲而不僵丈人之形幸而不煎丈人之情
迹今去茲何年再經華開月滿照吾留銘

皇朝碩輔頌二十一首

有序

我

朝龍飛東海靈轡中夏

廟謨審武

先

後

繼承自尼堪外蘭

始征以還薩濟松山凡數大戰未及百年

傳檄區宇

定鼎以後又百七十年

祖恢九有之勳

宗紀十全之績

聲靈則雷厲風飛

景運則

天翔神贊其中蕩定三藩

親征漠北再隴雁盱之國臺澎瀚汗之鄉西戎二萬里部落數百支乃洪荒所
未通治

累朝而大定自帝鴻禦火災共工定水害以來武功之盛未有少及

本朝者也自古平地成天之主必有文經武緯之臣指顧中外驅盡山河捧日月之光華策風雲而後先

天祐

聖清爲生碩輔朝夕降平崧嶽日月下其列星佐命定中原建策揚大伐倚劍崑崙之山飲馬星宿之海八地九天之奇兵秘乎豹略五行十守之正道捷此龍庭亦有保靈揚

末命公高亮四世無開疆之績有論道之忠凡若此者豈僅營平龍維增徽侯之戶橫海樓船建將軍之號蘭臺濡筆頌封闡顏之山博士矢歌美乎淮西之績而已矣實乃致於詩書無此偉者讀其姓氏恍若神人思山澤之瘴有不盡知用敢仰衷

國史作贊二十有一若夫璿牒親藩瑤圖上爵同姓大功逾朱虛東牟之至親文子武弟有周公康叔之明德此其地位尊榮祀典不名

國史乃敢敬書下士不容僭頌也又有士殷事周相韓歸漢難亦從旗鼓著勳勳恭稟

特筆列於貳臣茲亦不及之云爾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

皇清故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校字藻儒奏疏一卷我

聖朝受

天大命以

聖傳

聖

家法相貽不立皇太子

純皇帝嘗申命曰萬世子孫之朝有奏請冊立太子者新毋赦以

數大聖人之用心持識寬然前後千萬歲不但漢唐宋諸朝不足以爲例即義炎項繼以來統祚之正氣運之隆豈有倫比按區區抱蟻蟻之忠追陳亢之疏

於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奏請冊立皇太子疏前後十條上

聖祖始優容不報按疏不止自擾

震怒然猶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鑒懲其愚忠憐其純孝廷議以遠戍上其子

奕清請代父往竟曲從之革職有

旨不開缺元旦行大賀章上

諭內閣王掾何故不列名諸臣以革職對有

旨令列名大學士次中如在任時以

世宗卽位之二年薨於京師年已八十有六嗚呼爲人臣子如按道遇君父如

我

聖祖

世宗可以觀矣可以觀矣恭讀

聖祖諭曰王掾敢將國家最大之事妄行陳奏又曰朕心深爲憤激又曰王掾

清代父讒戍伊等既自命爲君爲國之人著卽前往西陲軍前效力是故君父

之慈臣子無所不容教誨委曲至夫斯極王氏世世萬子孫宜何如感泣高厚

以塞罪過者哉

高宗皇帝臨御六十年如堯勸勤乃兢兢付託爲百神擇主爲先聖擇後聖爲

兆民擇父母誕以我

皇帝冊立皇太子明年行

授

受禮冕坐於上舜聽於下重光疊照者且四年□不使如前史冊太子事則固

出於

一人之斷而豈待夫奏請之者可見至大至深之計聖明天縱之主又自能運

於一心而成之固不必區區儒生抱蟻蟻之忠違陳亢之親自命忠孝始克贊

夫景烈與鴻祚也惟是夷狄按上疏之年亦恭值

仁皇帝勸勤之際與

高宗六十年時時事均又值廢太子理密親王鎖鑰後老臣衰憊其愚忠近

似於不得已者意者

純皇帝讀

實錄之暇俛見按之私憂過計默思

仁皇帝不加罪之故翻然以泰山而取應以東海而受勾故卒有是至大至深之

顯休命邪未可知也信若斯公雖一時觸忤君父而其言且大用於七八十年之後爲神聖師公顧不榮也哉

徐尚書代言集序

崑山徐家錦其先所著述曰徐尚書代言集者若干卷其曰文集者又若干卷其總曰三徐文者又若干卷墨者雕勸者新而授新入襲自珍序其指自珍愛大書於代言集之首曰上帝恩其精英之氣閱之百數十年眷世而生天子眷天子而生大臣有厲劍執槩定一代大難之大臣有開一代文教之大臣生是世也熹然而曠爛然而光芬然而大吉祥豈惟德之滂流與政之肅亦文事也明自中葉以還治乎屏亡華質凋喪詭狀廟堂蟄及四方纖兒及堅爭相怒頽我

世祖章皇帝一統海宇首開甲乙科

聖祖仁皇帝昌進科目純用方聞士數十年間雲升霧降植效連理動呈肉角山川發祥英雲物變類清在人爲學士大夫學士大夫之魁然而秀於一門者爲江南三徐公曰元文者季順治己亥殿試第一至太子太傅內宏文院大學士者也曰秉義者仲康熙甲辰殿試第三至吏部侍郎者也曰乾學者伯康熙庚戌殿試第三至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者也實露高祖

國朝之以科第大其門世有一品官者曰桐城張氏常熟蔣氏海昌陳氏雖金壇于氏錢塘徐氏德清蔡氏諸城劉氏不得比而徐氏嗟然導其先聲撰著宏富皆康熙中大典故康熙中文學傳人大半門下士子孫淵雅名氏有述家乘之存與冊府相繼裏可謂瑣矣謹讀二公之文規矩肅澹學副嚴過而尚書公尤所稱以經術文章施無窮者也代言集者尚書代詔制之文辭聲亮容義情

軒思大聲發於天地之間而用以誌告乎萬代十讀四數雲三色而爲露也五色而爲慶也露結采而成文也結味而成甘也自大小牙門百執事以及寰海吏士農民嬰鑿然如圖畫見於幅上引吾之神化吾之情而游之乎義炎堯舜之世鳴庫公之斯文於是而不專爲公之文之威矣自珍又曰本朝博學宏詞科始發自公將以收拾明季遺佚之士集中恭擬諭旨三通是自珍又曰仁皇帝撤三藩之謀公之季預參贊之公科新而官卑所傳恭擬癸丑科殿試策問一遺乃宏文作非公也家乘中語恐非是自珍又告家乘曰王鴻緒之脩明史亦主公王於徐爲姪亦文獻家也

今天子詔古姓錄舊典必不遺之矣吾子蓋之華亭王氏容焉自珍又曰康熙中有議政王大臣而無軍機大臣大事關大臣羣事關內閣撰擬諭旨則關南書房南書房之選與雍正以來軍機房等是集公直南書房時筆也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

示條列十五紙謹代達家大人矣氏族表發凡大人最所佩服餘名目皆有法二三君子鈎輅理解之符動合經術後賢必知之各傳卷帙視采訪局原議已減十之四蒙有未安不識乃繆其指以發其愚數取其一端而聯通人之擇府志非史也尙不得比省志今法 國史取 大清一統志一統志取省志省志取府志府志特爲底本以備它日之史君子卑慈之道直而勿有之義宜繁不宜簡設等而下之作縣志必應更繁於是乃中律令何疑也蒙知二三君子必不忍重剪除埋沒忠清文學曲貞郁烈之士女以自試其文章而特恐有不學苟夫爲不仁之言以刺侍者之耳徵人亦愚矣明寧陵呂氏嘗曰史在天地間如形之景人皆思其高曾也皆顧觀其景至於文儒之士其思書契已降之古人盡若是已矣是故良史毋吝爲博多以貽之以鑒足之良史者必仁人也且史家不能逃古今之大勢許叔重解字之文曰字草也草生愈多也今字多於古字今事蹟於古事是故今史繁於古史等而下之百世可知矣等而上之自結繩以迄周平王姓氏其何幾左邱明聚百四十國之書爲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間乃七十萬言其事如蟻豈非周末文勝萬事皆開於古而又耳目相接

文獻具在不能以已於文遂却結繩以還未嘗有者乎聖門之徒無識其繁者
設令遇近儒必以唐虞之史法繩之議其終而不師古矣二三君子他日掌翰
林主國史走猶思朝上狀夕上狀自自國文籍至於九州四荒深海窮嶺焚臣
蠻妾皆代爲搜輯而後已而不忍以簡之說進今事無足疑也康熙間崑山徐
尚書主修一統志吏上節婦名多至十餘卷門下士請核減公正色曰國朝
風教遠前古宜備載其感於後世也嗚呼是公之所見者甚大抑其詞令可謂
有文者矣如二三君子病蒙之言爲狂或難以塞邦之拘古敢論議者則請置
蒙之狂言勿道道尙書語爲雅容可也賓館戒寒伏承不一

附復札

汪龍洪飴孫武穆淳胡文水類首環人世兄史席來札言者是也不特見識
卓越具仰見廣大慈祥之襟抱他日登史館係文獻之望敢在下風不任佩
服之至龍偶與同局言及漢文帝本紀九年止書春大旱一事後三年亦止
書二月行幸代一事假令爲唐書則不能矣降而爲明史帝紀益無取矣劉
向班固錄書三十八種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秦漢以降之書倍從
於三代風運日開言行日出盡爲史家所不能廢何嘗以孔子刪詩書自比
茲龍等依來字告同局諸君凡傳目中應補之人及藝文志應補書名苟不
悖義則者皆歸入傳曰等善欲其長亦春秋之志也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能
通經史之理可與徵斯言矣附問近祺謹希代問尊大人政祉不具十一月
某日

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卿大夫能以學術開帝者下究乎羣士俾知今古之故其澤五世十世學足以
開天下自翰汚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緩亟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於天下其
澤將不惟十世以學術自任開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若乃受不
學之名爲有所權以求濟天下其人之難或百年而一有或千載而不一有亦
或百年數數有雖有矣史氏不能推其迹門生學徒愚子姓不能宣其道若是
謂之史之大隱有史之大隱於是奮起不爲史而能立言者表其灼然之意鉤

日於虞淵而懸之九天之上俾不得終隱焉而已矣大儒莊君諱存與江南武
進人也幼誦六經尤長於書奉封公教傳山右閩氏之緒學求二帝三王之微
言大指閩秦火之鬱伊悼孔澤之不完具悲漢學官之寡立多廢懲晉代之作
僭與僞恥唐儒之不學見給大笑悼唐以還學者之不審是非雖金玉敗草於
一衍而不知賤貴其罪至於藝帝王誣周孔而莫之或變蓋公自少入塾而昭
昭善別擇矣既壯成進士閩氏所廓清已信於海內江左東髮子弟皆知助閩
氏言官學臣則議上言於朝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僮
諷書僞書毋得與將上矣公以翰林學士直上書房爲師傳聞之忽然起道

然思鬱然數憤然而寤謀方是時國家累葉富厚主上神武大臣皆自審
愚賤才智不及主上乃一公自願以儒臣遭世極盛文名滿天下終不能有
所補益時務以負床隆之期自語曰辨古藉立僞爲術淺且近者也且天下學
僮盡明之矣魁碩當弗復言古藉墜湮什之八賴藉僞書存者什之二帝曹天
孫不能旁覽難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昔者大禹謨廢人心
道心之旨殺不辜辜失不經之誡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話
廢謂人莫己若之誡亡矣說命廢股肱肱良臣啓沃之誡喪矣旅獒不寶異物
賤用物之誡亡矣罔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
之真言言尤病癢關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公乃計其委曲思自晦
其學欲以僞援古今之事勢退直上書房日著書曰尙書既見如千卷數數
俾禹謨伊訓而晉代劉劭拾百一之罪功罪且互見公是書頗爲承學者詬
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公中乾隆乙丑科進士以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
編修遷至禮部右侍郎誥授資政大夫周時有任爲漆園吏著書內外篇
者其祖也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氏某皆封如公官妣封夫人子□人某
某述祖以文學最有聲孫□人某某綴甲最有聲公以乾隆□年卒於官年□
十有□以嘉慶□年葬某山某原公宅所著尙有周官記六卷公性廉鯁典試
浙江巡撫撫餽以金不受遺以二品冠受之及塗從者以告曰冠頂真珊瑚也
直千金公驚馳使千餘里而返之爲購官日上御文華殿同官者將事上

起譚儀舉矣公忽奏議章有舛誤臣意不謂爾也因進現盡其指同官皆大驚上竟爲少留領之是二事者於公爲細節謹附書銘曰大儒莊君既亡專嘉慶二十有三年級甲始爲書測君志以告級甲友其友繼其詞肯銘乃克銘君於武進之阡

送吳君序

十八九讀古書執筆道天下事有執子裾而訊者曰世固無人慎勿爲若言則怒嗟之曰不奈何無人入世五六年窺當路議論顏色車數敘周乎國門又有執子裾而訊者曰世固有人安用若則又怒而嗟之曰不奈何有人始之否也不知其無也繼之否也不信其有也東西南北以爲客游海然而心泮泮目迷斯乘孤舟洞乎大瀛之中颶浪訂作魂魄皆渙散怪鳥悲鳴日暮冥冥求所謂奇虬巨鯨大珠空青卒無有已矣退而歸於埳心已定矣曉已合矣構乎其如息係乎其不任負載然而有敏吾門貢吾以奇虬巨鯨大珠空青之異者疑什而信一疑什而信一則是志已忘也志忘則欲其驚也難且勸復往則必色色恐矣求涼而飲冰求熱而熾炭求絕交而寂寞求得朋而奮起不亦順乎何居吳子之以炭投我於冰之辰也意者造物使予不平凡所求焉無一而使之平始之否也則繆矣繼之否也又繆矣吳子來是造物者難以冰炭投於余之心也吳子請行其復之於海乎倘見有少年孤舟獨行者郵以貺予予請復往送夏進士序

乾隆中大吏有不悅其屬員者

上諭之以書生對

上曰是胡害朕亦一書生也大吏悚服嗚呼大哉斯言是其炳六籍訓萬禩矣嘉慶二十二年春吾杭夏進士之京師將餘縣令紆道別余海上相與語益進辟然愉謔然清論三千年史事意見或合或不輒咤然以懼予曰是書生非俗吏海上之人以及鄉之人皆曰非俗吏之京師京師貴人長者識予者皆識進士亦必曰非俗吏也雖然固微視君若懼人之管其書生者又若有所諱夫書者暴於聲音笑貌焉天下事會書生無可屬真書生又寡有一於是而懼人

之管已而諱之耶且如君者雖百人皆之萬人皆之嚙指而自誓不爲書生以喉自衛曉曉然力辯其非書生其終能肖俗吏之所爲也哉爲之而不肖猶見其拙拙護其拙勢必書生與俗吏兩無所據而後已噫以書生之聲音笑貌加之拙拙之以迴護終之以失所據果爾則進士之爲政也病矣新婦三日知其所自育新官三日知其所與予識進士十年既慶其祿之及於吾里有光而又恐其信道之不篤行且一前而一卻也於其行恭述

農宗

農子淵淵夜思思所以擇術經術通古近定民生而未達其目也曰古者未有后王君公始有之而人不駭者何古者未有禮樂刑法與禮樂刑法之差始有之而人不疑愚者何古者君若父若兄同親者何若若父若兄同尊者何尊親能長久者何古之爲有家與其爲天下一以貫之者何古之爲天下恆視爲有家者何生民之故上哉遠矣天穀沒地穀苗始貴智貴力有能以尺土出穀者以爲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者什尺伯尺出穀者以爲倍尺什尺伯尺主號次主曰伯帝若皇其初盡農也則周之主伯與古之輔相大臣盡農也則周之庸次比繇之亞族與土廣而穀衆足以芑其子力能有文質祭享報本之事力能致其下之稱名名之曰禮曰樂曰刑法備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則曰先有下而漸有上下上以推之而卒神其說於天是故本其所自推也夫何駭本其所自名也夫何疑何懼儒者曰天子有宗卿大夫公侯有宗惟庶人不足與有宗吾則曰禮莫初於宗惟農爲初有宗上古不諱私百畝之主必子其子其沒也百畝之亞族必臣其子餘子必尊其兄兄必登其餘子父不私子則不慈子不棄父則不孝餘子不算長子則不弟長子不瞻餘子則不義長子與餘子不別則百畝分數分則不長久不能以百畝長久則不智農之始仁孝弟義之極禮之備智之所自出宗之爲也百畝之農有男子二甲爲大宗乙爲小宗小宗者帝王之上藩實農之餘夫也有小宗之餘夫有羣宗之餘夫小宗有男子二甲爲小宗乙爲羣宗羣宗者帝王之藩藩也餘夫之長